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第十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于外求和親而數為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之屈單于圍守衆欲脅服之衆拔刃

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衆還漢朝議復使衆報之衆疏諫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來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以為於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塞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懐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規為邉害其憂不輕今幸有渡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為害

上不從而卒遣衆衆又上言臣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

而今復往恐其必取勝於臣臣誠不忍持大漢信節對

旃裘跪拜令以盈匈奴之名損大漢之强詔不聽衆既

西道路間連續上書固爭上大怒追還繫廷尉獄會赦

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使來者問衆使時與單于爭禮狀

皆言匈奴中傳以爲衆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

復名衆爲軍司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年

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為靈壽王黨為重喜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刻喜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彊書勸彊起兵彊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為廣陵王荆謂相工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鯈任隗雜治荆獄奏荆

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敢請誅之即我子卿等豈敢邪儵曰天下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儵精詰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

不在其中世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異義立朝正色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鯈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鯈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戚為宗族患故不為也今爾有一子奈何棄於楚乎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鯈卒謚曰哀侯鯈病患困猶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黄門張音

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為之流涕以脩兩子郴梵為郎謹于言行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脩與郎承宮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敕宮自整頓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貌寢見臣必生輕賤臣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章陵祭於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塤篪以

娛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山王瑯琊王東海王來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舊章

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是時天子勤於萬幾公卿數朝會輒延坐論政事融明

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歎以為良宰相融字子夏北海安丘人也少以名德稱舉茂才為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遂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籍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遇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滎陽巡河渠作水門遂

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有司陳便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寃獄存邺鰥寡勉思所泣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隂后生明帝東平獻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荆琅邪孝王京許姬生楚王英號楚太后無寵于世祖英最小自帝為太子時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賔客晚節喜黄老修浮屠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

死罪得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喜聞大恩謹上黄縑二十五匹白紈五匹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齊三月與神為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因還其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顔忠王平等造圖書謀反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涇縣湯沐邑五百户英男子為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留楚宫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軿帶持

兵弩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

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乃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犯塞中郎耿秉上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

以愠而合戰鼓之以仁義為國之寶矣天子内有圖匈奴志陰納秉言乃名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為可任將帥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秉輒預其議頃之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庚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為孝武時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為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

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
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
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
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
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
折其左角覲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來必
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覲其變擊匈奴

未晚也上善秉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幷兵相助又當分其衆以離衆與秉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中黄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封燕廣為折姦侯初英獄起内及京師諸侯外連州郡豪傑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顔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劉鯉曲成侯竇建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見詰驗無實為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嘗見平忠何故引

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明上曰若四俟無事何不出之而輕繫邪朗曰考之無事然恐海內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巧為其辭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仰屋竊歎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冤獄莫敢言者今建等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為私上深納朗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盛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遥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

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為河南尹名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為能也問安本自何為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邪安為河南尹十年號為嚴明然未嘗加罪鞠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所不為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邵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

敬之為縣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邪則有郵驛令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舉孝廉為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六人為列侯詔曰執金吾鮦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為楊邑侯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幸彭城止楚王館悲慟左右百官凄然三月行幸琅邪及魯祠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幸東平定陶祠定陶恭王夏四月封皇子暢為汝南王建為千乘王羨為陳留王衍為下邳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徙重喜王黨為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為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甍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為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於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

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毙悲哀發中形體骨立
恩愛惻隱世希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儒
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語所以宣德
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
惲資性敦篤遵守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
廣徽音者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于
月其占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犧
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

設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之書始自黄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則羲和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毁漢興司馬談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漢書又有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

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

秉太僕祭肜渡遼將軍吳常各將萬騎擊匈奴固出燉煌崑崙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林王到沭樓山渡漠六百里餘絶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林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肜常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高闕塞擊温禺犢王於涿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為信所誤云是涿邪王山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獨有功吳常抵罪肜下獄免肜

性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信所誤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敕其子曰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等齎兵馬詣邉乞效死前行以副吾心其子逢上疏陳彤遺言上方任彤聞之嗟歎者良久子叅從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彤不已每朝京師輒過拜彤塚仰天號泣彤字次孫潁陽人少孤值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横野無煙火而彤常在墓側盡其哀心賊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

亡皆不犯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彤為黄門郎常宿衛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附近遵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令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及在遼東著績北邊彤氣勇過人開弓三百斤多恩信善權略士卒爭為效力永平初胡夷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彤為太僕卿彤在遼東十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上輒嗟嘆

以為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者也竇固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胡人不能久變無他故超曰明者覩於未萌況兆已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名侍胡逆問曰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之酒酣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

俱在絶域欲成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意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為豺狼食為之奈何官屬咸曰今既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復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寧我圖人不為人所圖當今之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驚可盡殄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不然盡為所擒悔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為鄯善所吞死而無益

非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皆兵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焚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内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名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超還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為司馬賜布二百匹

遣超詣于寘國欲增益其吏士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超曰于寘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遂出塞是時于寘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護其國超至于寘于寘俗信巫疑事輒巫決之超到數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備未有定心會巫言神怒何故向漢背匈奴又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怒乃解廣德遣國相私來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

曰馬可得令巫自來受之有頃巫到超叱吏執之遂斷
巫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
聞超前於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
使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窴竟冬
先是龜兹王建為匈奴所立倚其威攻破疎勒殺其王
忠誅貴臣因立左侯兜題為疎勒王超令廣德發專驛
自到疎勒去兜題所治盤槖城九十里遣吏陳憲等往
降之救兜題本非疎勒種人如不降便刼之憲既見兜

題無降意又輕其單弱無備憲遂前刼縛兜題左右皆驚走留二人守之憲馳白超超即往悉召疏勒將吏告以龜兹為匈奴擊疏勒盡殺汝貴人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為汝除害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兹知漢威徳遂解遣之疏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專心向漢超守盤槖城忠據疏

勒城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俶儻不修小節而內行甚謹家貧嘗傭寫書投筆而歎曰丈夫當為傅介子張博望立功絶域以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燕頷虎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徙為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徒非大逆無道減死一等徙戍邊北海王睦薨謚曰敬王睦少好學

世祖器之上為太子時數侍讌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
遊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踈諸國得通賓客睢
不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徳名儒莫不造其門睢虛己折
節以禮接之由是名聲籍甚自為王後法禁益峻睢乃
謝絶賓客放心音樂歳終遣使朝京師睢名使者問曰
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
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實對王曰吁危我哉是乃孤
㓜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寵爵以來志意衰墮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絶名迹深識
機微如此睦父靖王興薨悉推財産與諸弟雖車服珍
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後隨以金帛贍之能屬文善史
書作春秋指意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
馬詔睦為草書尺牘十首
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宥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囚繫右
趾以下冬十月竇固耿秉將萬餘騎出擊車師王請降
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陳穆為都護耿恭為

戊校尉關寵為已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柳中城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宣喻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況之孫性慷慨多大略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擊車師王安得死焉耆龜茲殺都護陳穆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令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中皆沸於

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矢者創中沸大驚曰漢神可畏遂皆遁去恭以疏勒傍有水去王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疏勒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絶其澗水即降因絶澗水吏士無飲窮困至笮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歎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奮節況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

明豈有當窮者乎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自率士挽籠有頃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令天下亡命者贖罪各有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為人父後者及三老孝弟

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衛
尉趙憙為太傅司空牟融為太尉錄尚書事戊戌蜀郡
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
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好黄老以孝行
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閘倫勇而有義爭往
附之倫相率厲堅壘壁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時
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
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襃見而異之署倫為吏

後褒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晚㑹蓋延為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滯曹吏頃之鮮于褒左遷為高唐令倫去吏荷擔往候褒褒引倫升堂屬其妻子復歸縣為嗇夫倫以久宦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為埽除而去道上號曰道士久之鮮于褒為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閻興為京兆尹褒言倫於興興聘求倫倫復出為郡吏倫每讀詔書常歎曰此真聖主也當何

由得一見也等輩笑之曰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邪
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
醫工長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世祖因問政事倫具
言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名至日夕世祖謂倫曰
聞卿為吏榜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
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世
祖曰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
母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

故為生此語有詔拜倫為扶夷長至苑遷會稽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為二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絶之掾吏皆請諫不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為政為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謟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不妄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

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喻百姓民不得有非分之祀違者案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摇動不安倫敕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闐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闕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多為訟寃者上患之有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

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舉貧而有志者多至九卿郡守名為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為三司舉清能也

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崩匈奴聞中國有喪遂復圍之糧盡乃煮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空於城中餓死為何不早降降者封為白屋侯妻以子女恭手劍殺其使相拒數月吏士消盡戊已校尉關寵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救司徒鮑昱以為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而棄之外示弱戎夷内傷死難之臣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邉上有警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已校尉纔十數人匈奴圍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困之兵必走乃使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食之天子避正殿不聽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修洪業以致災眚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

勉修所職各貢忠誠其上封事靡有所諱是歳兖豫徐州民被水旱災害令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貴恩綸

後漢紀卷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第十一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三千人至踈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為

虜至皆恐恭呼曰我范羌也漢兵来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羌悲喜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絶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為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含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初班超與疏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恩義相撫數歲幾為龜兹所得及西域没超孤絶有詔名超超𤼵疏勒都尉黎弇以

刀自刺曰漢使棄我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為龜兹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曰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畢成本志乃復從于闐還疏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兹超收捕反者斬之疏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寃獄

五教在寛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歌露布天下使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消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政有得失未足致興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悦懌死者得歸興滅繼絶和

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故干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在於物類故導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不得其理以為治道未盡也而況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則病之

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禳之也有術是以有夏餘虐以成久旱之災及成湯繼治始免黎民之患由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寛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强侯陰傅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為庶人甲寅山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

德賞功興亡繼絶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
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復佐命河
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令興子博
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
子邯為膠東侯興子員為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
林池籞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王
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耆泰驕佚侍下嚴刻永平中有
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

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王阜陵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為阜陵侯赦魴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常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為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目禮之時有疾不會輒令大官送餐醪恩寵莫與為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為修

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為母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絶聲常寢冢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為吏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既為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諌議大夫告歸遣子奐詣闕謝病篤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諌議大

夫江革前以病歸令起居如何夫孝者百行之本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嘆曰賢者之心

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毆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埽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服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

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傲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言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忠啜菽粥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恥祿親也孜

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
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孝
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
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
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羌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為西
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為列侯勿置相臣吏人戊子有司

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

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熏之飾衣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絶其歲用兾以默媿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

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虚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竇太后欲封皇后父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令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令輦轂下民食不終歲湯火之憂也奈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之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温飽也祭祀則受

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
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
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
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
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為黃門郎
參侍醫藥及太后為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

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母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為言即時削減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内以自娱外以先女功衣大練御者禿帬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為侍婢之數就視乃驚拜知者莫不歎息是時廖為衛尉防為城門校尉光為越騎校尉廖等皆好施愛士藉以名勢賔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為譏雖天

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有過繩以法則傷恩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舅皇太后慈仁脫有纖芥之難為憂此陛下之過不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為威重昔安豐侯竇融懷集羌胡開其歡心子孫於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

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
劉復素好邊事明略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
效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
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官歸本郡上欲為原
陵顯節陵置國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
皇帝躬儉約之質覩終始之分初營壽陵具遵古制孝
明皇帝大孝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
之禮尤為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為園邑之

興由秦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郛郭

哉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

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

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時

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孝祖禰思慕

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之美不

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乃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其

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不然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皇帝衣以賦諸國故不復送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三月癸巳立皇后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勳女也勳尚沘陽公主生四男二

女男憲次景篤瓌及后有容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姬傅及后與女弟隨沘陽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禮人事修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貢御問遺皆得其歡心太后異之上可意焉遂名入掖庭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緣上意乃立為后專後宮追爵謚勳為安成思侯憲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憲乘勢放縱奪沁水公主田主畏憲不敢爭左右莫敢言上嘗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

馬大怒詰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為言而憲反奪貴主田何況小民哉暴横之人不可汲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授以位唯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篤景瓌皆黄門郎秋八月辛巳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厚加賞賜上美防功令史官為之頌又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適九卿班同三府

置掾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
也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朝
列國之綱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
率疏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置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
諸國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西域
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
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乘聖漢之威萬死之

志冀必立鈆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斬匈奴右臂遂定西域於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化各奉國珍前後不絶唯獨焉耆龜茲未服從臣初與官屬三十六人在疎勒更遭戹難今已五歲矣大小皆言依漢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葱領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令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擒令四月来到疎勒臣請興于闐莎車疎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

竊幸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覽超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賵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為政化之本

宜以寛和為先及上即位崇寛而多恕於是倫上疏褒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寛臨下舉賢良選寛博聖明殊絶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寛和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獘臣下不稱故也臣聞為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皆多辦職俗吏殊無寛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其言故曰以身教者從令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

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誉懇懇欲行寛和者書記秦以酷急亡王莽亦以苛法自滅臣以為大戒夫陰陽和則歲豐君臣同則化成刺史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名見可以博問四古因以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容者但報歸田里不宜加過怒以明在寛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賜天下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巳巳靈壽王恭為彭城王常山

王炳為淮南王汝南王暢為梁王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全平春王癸卯封車騎將軍防為順陽侯衛尉廖為頼陽侯執金吾光為親汲侯廖等既受封上書讓位天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第五倫上疏曰當今百王之獘人民文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虎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率皆疵瑕禁錮之人無守約安貧之節多求進茍得之志更相扇動浮譽

戚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險陂趨埶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下中宫嚴敕憲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願也倫志在奉公言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每上事自為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之曰臣任重憂深不能出奇策興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並封上其無私若此然少藴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

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守仲春左馮翊萬年人也初為鄮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姦百姓悅之自建武已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為三公無他興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惟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令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

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朕既早離皇
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貴人南陽人明
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爲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母
而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不必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
勤愛如巳子則愛敬如親生矣於是馬后遇帝厚帝感
養育之恩遂名馬氏爲外家故賈氏不蒙舅氏之寵
袁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是
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君尊

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可得崇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稱之極求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衆著上天降異止於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極諫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巖穴之德為先勿取浮華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尚書陳寵

上䟽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為首洛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治獄嚴明以刑姦慝姦慝既平宜濟之以寛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執憲者煩於詆欺或因公行私以騁威福違本離實捶楚為姦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行猛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照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

祐蒼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寛厚其後遂詔
有司禁絶慘酷之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
手書削草人不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
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絶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
后弟竇憲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為尚書上以問寵
對曰林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為恨而上竟徵用
林卒以贓汚抵罪夏五月戊辰太傅趙喜薨是時承平
久宫室臺榭漸為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

卭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依
大家皐伯通以債舂為事其妻夕具食於鴻前不敢失禮
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閉門吟詠著書十餘篇鴻
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季札葬子於
嬴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慎勿令我妻子持尸具柩去衆
曰要離古之烈士今伯鸞之清高可令相近葬要離墓
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羣初扶風世家多慕

其名欲以女妻之被服華麗鴻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高汝安能稱之哉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為嫁服畢女求作布衣麻屨及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答婦跪牀下曰竊聞夫子高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偃蹇數夫故來歸夫子而不見采擇敢請罪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傅白黑豈梁鴻

所顧者哉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顧爾妾有隱居之具乃起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名孟光頃之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欲低頭就之耶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謚曰孝王京光烈皇后少子而明帝母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友謙

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賜京京好治宫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六月丙辰太尉絶昱薨昱字文淵永之子也初為司隷校尉時匈奴新降名昱詣尚書使封降胡檄世祖遣小黄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隷下書而著姓也世祖曰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隷也及居三司善其事雖剛直不及永猶其風也昱子德少為黄門侍郎修至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

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為太尉東平王上疏請朝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陵王楡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大官珍膳迎蒼於郊是時國邸皆豫受賜金帛牀帷充實其中駕親自循行上欲蒼先至待以殊禮詔滎陽令東平王至者徑造朝蒼與諸王俱至滎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詔沛王東平王中山王贊拜不名天子親答拜所以寵光榮

顯加於古典每入宫殿輒以輦迎至省閫乃下燕會上嘗起立皇后親拜於内蒼等皆鞠躬辭謝不自安嵗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蒼封女三人皆為公主賜以秘書列仙圖有司復奏遣上乃手書與蒼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歴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蒼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别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

袁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入者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踈常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餐之饋必及其鄰人者資所不足也貴為王侯富有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則壺餐豆羹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雖鈞天廣樂必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於貧賤其可知矣夫

同陰以慇惓然相應者一遇之歡也同生異處傲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塗之人猶有眷戀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秉有餘之勢處不接之地唯意所欲恩情歡暢六親和睦蓋以鮮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恃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況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淵而和愛生

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觀乎夏六

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皇子肇為皇太子初宋

貴人有寵生太子慶會竇后寵盛心惡貴人外令兄弟

求宋氏微過內令御者伺察貴人貴人嘗病思生菟令

家求之竇后誣言欲咒詛上信之出貴人姊妹於丙舍

使小黃門蔡倫考之竇后諷厲考者皆致以巫蠱事送

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并葬於濯龍中貴人扶風平

陵人其先恵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於榮勢不願仕宦

專以色養事親陽有女三人選入掖庭小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為議郎二貴人既死陽免歸本郡幽閉之陽為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九月行幸河内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冬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名奉車騎都尉韋彪問以三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廵省舊都宜録先帝功臣及其子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參霍光後為列侯擢為鴻臚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曾祖玄成皆致位丞相彪父母卒三

年不出廬毀瘠骨立醫治數年乃能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為郎中以教授為事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自耆儒後學莫不慕之明帝聞彪之名有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復為議郎遷左右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於寛厚彪比上疏乞骸骨天子重彪禮讓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禮俤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衆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彪議曰伏

唯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人夫國以賢為本以孝為行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任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純以閥閱取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

千斛彪清儉好施禄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

篇號韋卿子

後漢書卷十一

後漢紀卷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下第十二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平傅録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悲封上不得妄有闕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

自請護喪事上以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若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曰咨王丕顯勤王室親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使屏余一人煢煢靡有所終令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龍旂九旒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八月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司馬遣衛候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

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去其妻上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超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内省不疚何恤邑言令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是疏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其後忠設詐偽降頋棄前罪為殺新王超内知其謀而偽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

行超叱吏執忠斬之因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陳留梁國淮楊潁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説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絶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宫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懼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

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寖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為穀梁學者得沛人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為左氏訓故御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

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護劉歆竝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至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譏毀左氏以為不宜立明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叙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説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為人師明帝時為郎使與班固校書

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説左氏傳上善其説逵毋常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校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逵逵讓當曰逵毋病此子貧無事於外屢空且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遷衛士令逵才學皆通其所著論為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

德刑之不同也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襃貶之不同也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興議質文不同其故何耶所遇之時異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謡謂

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録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貫心通於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世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儒各執一說春秋之中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

可勝言六經之道不可得詳而治體云為遷易無度矣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太史公談判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演其說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别各成一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為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嘗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其綱因物而制其動動而非已也虛無以應

其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為以一人即精神內竭禍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能者為之使惟三者為之用不行而可以至不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故儒家之算乃先王教化之道居極則秉玄默以司契運

通則本仁愛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法參差而並陳患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其性此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下擾擾故辨名正位以歸其真此名家之所起也畏衆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國之奢敝故明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時之迹總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為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為棺槨

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言
迹而為支離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巳卯封東平王
子尚為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好經
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為賢王秋八月甲子
大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彪字智伯南
陽新野人事父以行孝稱及薨讓國與異母弟明帝高其
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母喪辭疾乞身以

光禄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為太尉彪以禮讓
師下在位為百寮規式以疾上書乞骸骨策曰惟君以
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屬黎民重違君意
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俸二千石禄終厥身君專
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
常以八月旦奉羊酒癸酉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
徙邊戍九月行幸陵祠舊宅園廟徵故臨淮太守朱暉
為尚書僕射暉字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帝舅

信陽侯陰就方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
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以事干暉
暉不從及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
求於我恐以貨汙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
驃騎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璧
入賀故事少府給璧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璧不可
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璧不至不知所為顧謂掾屬曰
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聞璧而未

曾見試觀之主簿以璧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罪歸暉不及爾也主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邪明帝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其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為求門户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即時僵仆不以汙獄門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劾去臨淮屏居野澤布

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貲分宗族故舊不問餘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為二千石絶不復通及南陽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贍賑之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明素志也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復

夫勿算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赦天下復博奉高嬴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王幸蒼宮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霑襟上幸蒼陵為備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賜御劒於陵前初蒼為驃騎將軍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歎之擢為議郎遂幸魏郡河內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

烏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
其賜百官錢各有差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
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鳳皇黄龍所集亭皆無出
今年租賦見者及太守令長丞尉帛各有差冬十一月
壬辰詔曰余末小子託於君位曷以恢崇祖宗仁濟天下三
代損益優劣殊軌況於頑陋無以易民視聽雖欲從之
未由也已博士曹襃覩玆詔也知上有制作意乃上疏
曰昔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瑞應見天
乃作令皇天降禮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
諸議以成漢禮章下太常巢堪以為不可許是歲班超
發諸國兵步騎二萬擊莎車莎車求救於龜玆王遣左
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
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此
西吾亦從此東夜半聞鼓聲便發衆以為然乃陰緩所
得莎車生口龜玆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欲

遮于闐王人定後超乃召諸司馬勒兵厲衆雞鳴馳赴
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
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怖
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宋由為太尉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
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
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貺為
河東太守以楚事遇疫病道死妻子閉獄中考掠連年

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髠首負鎖訟晛罪明帝感悟乃原免家屬弘送晛喪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擢為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敕有司使得人俑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荅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為大

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令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使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其議遷大司農太尉數陳竇憲勢太盛刼持海內言苦切為憲所不容奏弘漏泄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

曰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指陳竇憲姦惡幸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内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㳫深可歎息昔田氏簒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

不忘忠願陛下為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望章省上遣太醫占弘疾臨薨悉皆還賜物敕妻子葛巾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為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宋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秣馬就收天下有饑寒者若已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穫邊方外域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宜損徹節用之

時國恩覆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竭帑藏
天明君行賜以制忠臣受賞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深
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安利元元豈容無違而已哉
宜先正已率下奉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奏王侯就國
孔僖崔駰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昔者孝武皇帝始
為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生五六年間號勝
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

生孫郁遜和之曰如武帝亦為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
駰默然不答郁怨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
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詰僖上書曰凡言誹謗者謂無
事而虚加誣罔也至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
日月是為直說實事非虚謗也夫帝王為善則天下之
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
不可以責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
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

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等即死顧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駰等意及得信奏下制勿問信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駰子瑗瑗子實皆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傅育將兵擊之

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夙夜祗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遭莽弊禮壞樂崩因循故事多非

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曹褒喟然歎曰昔
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竭忠顯祖行之美者當仁不讓奈何
疑焉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未奏上曰諺言作
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褒於南宫東觀差序禮事依舊
儀參五經驗以讖記自天子至於庶人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
篇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為博士議定封禪七郊
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
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

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禮樂襃少有大度結髮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孫通為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屬思不覺旁之有人舉孝廉除郎遷陳留圉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風縣殺之襃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襃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虜出塞戰歿夏四月丙子令

天下死罪囚減死一等徙戍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懽喜自丙子已來捕得亡命者甚多應入重刑前已在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録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宜均大恩以便民上善之即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及寇恂等時爲決曹掾諸罹文爲弘所決者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于公躬復

以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法律相傳為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為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桓虞策免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禄勲任隗為司空自元和已來鳳皇麒麟白虎黄龍鸞鳥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為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為瑞應何敞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

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鶢鶋來巢爲陽之象孔子覩麟
而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
之殯令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恠草生庭不可
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母不孝貶爲
蕪湖侯壬戌令死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
幸湘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
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蓋周
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楨榦王室也朕巡狩望江

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
令復阜陵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
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
賜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為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南
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北
共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
不足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弘緣邊
諸郡太守并力冀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

許之尚書宋意上疏曰匈奴處北極介以沙漠簡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生別種也自漢興以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以償所失呼韓邪單于奉藩然中國亦疲於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羈立以為單于覊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今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王巳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興

兵要利内侍於漢其事必浸滋不息而設費無已夫無故棄萬安之計而徼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二年春二月壬辰帝崩於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職在於欽承天道敬共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

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之情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辭焉而後行故有朝會享燕之禮造膝請問之事此蓋內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闢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舅氏專權非踈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外氏是實違天命而訓民以私也夫國家制教關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家卿以任權重君甍太子幼百官執事各守其職聽於

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自為用上下盡力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詔曰皇帝幼年惸惸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内輔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海内歸仁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内侯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密三弟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秉政欲以經學為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

中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
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
昔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
夏侯勝入授詩書於禁中伏惟皇帝躬天然之資不肅
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益
輝光也竊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為
人師行為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並為帝
師愚以為可任長樂少府授帝經於是以郁為長樂少

府侍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郁授二帝恩寵甚篤厚子焉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好自用輔政之後遂作威福睚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黄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懼寵不能自免説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幾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寵為廣漢太守抑强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寵來行

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未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宋由不聽敞固謂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國憂上書未報而於城內見害于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內撫諸夏使卿大夫各

得其宜令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條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聞之亦遽遣掾吏詔書疑暢弟陽遣御史之齊考劾尚書令韓陵以為姦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詔書遣陵陵固執不從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以功贖死夏五月京都旱冬十月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將三萬騎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攻輕沙漠之難徼功萬里非社

稷計也兵凶器聖王之所重不從太尉宋由不署名公
卿稍亦止安獨與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是
時諫者甚衆尚書僕射郅壽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
臣聞聖主開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
聽歌謠之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
郅壽坐興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奏劾大不敬臣愚以
為壽備機密近臣以匡輔為職若朝廷有失默而不言
悖義背恩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為國

永福也豈有私心如壽被誅臣恐天下以壽忠直被誅咸結舌而不言下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乃免壽壽鄧憓之子也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愛人猶父之愛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錯亂而況人乎故愛民者天亦愛之夷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內域絶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羈縻不絶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

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各安產業夫百姓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竇氏橫甚司徒袁安輒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憚焉

後漢紀卷十二